

孔子



袁仁琮◎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孔子

袁仁琮◎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袁仁琮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30-4088-4

I. ①孔…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014 号

内容提要

这是一位伟大的将中国推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功臣,是一位为提高全民素质耗去毕生精力的古代大贤,是一位为人类为国家培养众多栋梁之材的万世之师。他为远大理想奔波一生,却未能将梦变为现实,遗憾千古。故事以东周动乱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展开。一方面,是各国统治集团私欲的极度膨胀,内乱、杀伐、权谋;另一方面是以孔子为首的文明创造、呐喊和传播。野蛮与文明的较量,战争与和平的争夺,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交织,构成广阔而瑰丽多姿的历史图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展示孔子这位先贤的伟大人格和高尚的精神风貌。

责任编辑: 李 瑾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孔子

袁仁琮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92

责编邮箱: lijin.cn@163.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ISBN 978-7-5130-4088-4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高高的神龛正中，是一张偏僻乡镇能买到的最好的红蜡光纸，上书“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字迹工整，是我铁匠父亲的手迹。这是我家祭祖的地方。不同的是眼下在大牌位前多了个同样用大红蜡光纸写的牌位，上书“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这天一早，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提起来，洗澡、净手、焚香，在孔夫子牌位前跪下，三叩头，父亲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意思大约是我懵懂无知，投到至圣先师门下，恳请教导、开化，成为有用之人之类。当时我问父亲，他发蒙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他说：“也这样，可是穷，发了蒙就完了，没能进学校。”

于是我断定，父亲能有这文化水平，全是孔夫子在冥冥之中赐予的。儿时的这一幕，伴我走进 21 世纪，接触这位古代圣贤史料的机会越来越多，我惊叹于研究者之众，著作之丰，就研究对象而言，在中国文化名人之中，无人可及。可是，存疑也颇多。一件事往往出现多种说法，甚至一句话也有多种注疏，难辨真伪。比如孔门弟子 3000 人中，精通六艺者，《史记·孔子世家》说“七十有二”。同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收了 77 人，而《吕氏春秋》中又说只有 70 人。或者说，贤者与非贤者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多几个少几个无大碍。那么，夫子究竟在什么地方讲学，则应该有明确地址才是。世传夫子讲学地址在曲阜杏坛。却也值得推究。此说来源于庄子的《渔父》篇。庄子说：“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晋人庄子研究大师郭象解释说：“尼父游行天下，读讲诗书，时于江滨，休息林籁。坛，泽中之高处也。其处多杏，谓之杏坛也。”（[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第 534 页，中华书局 2011 年出版）这一段记叙，只能看作夫子“游行天下”中偶然的一次，绝非固定的讲学场所。同时，还应当看到，庄子的《渔父》是寓言式散文，所写对象不过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不可以作史实看待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累有所谓的‘大房子’出现”，“这就是后世的所谓‘明堂’的雏形”，“从孔子开始，陆续有私人办学。孔子的弟子多出身贫贱，他们追随孔子学习各种知识，传造了学术下移的新格局”。（钟敬文主编，曹福林等著，《中国民俗史》第 270 - 274 页，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



版) 孔夫子不少弟子离家很远, 尽管师从有先有后, 总有相当数量的门人必须有吃、住、学的地方, 如果没有个稳定的场所, 无法施教。连设教处所究竟在哪里都无从得知, 存疑之多可想而知。

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 根本原因是年代太久远, 那时信息传播手段太落后, 没有记载或者有记载而失传均有可能。我只是想说, 无论用何种形式写孔子, 难度都很大。但是, 上述种种缺憾, 并不影响这位历史巨人的真实存在和深远影响。他的出身、抱负、基本经历、生卒年月、伟大功绩等都无可置疑, 从《论语》中还能感受到这位巨人脉搏的跳动。渐渐地, 我发蒙时候的记忆淡去, 一位可亲可敬、迸射智慧光辉的鲜活老人, 代替那位可望而不可即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进入了我的感情世界, 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仿佛我回到少年时候, 和他一起怀揣梦想, 远离家乡, 到外面闯世界。为求知百里寻师, 废寝忘食地学习……直到老年, 这位大智者仿佛都在我身边。

从整个人类发展进程来看, 春秋 360 多年, 华夏正处于从高级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 从西周开始。周公创建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向文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毕竟是草创时期, 难免粗疏, 加上包括权贵在内的国民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低下, 到孔夫子生活的年代, 礼坏乐崩, 攻城掠土, 杀伐不断, 生灵涂炭, 历史发展出观曲折。这位有远大抱负的智者提出改变这种污浊现实的根本办法是人人都提高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 修养的根本内容是克制私欲, 培养仁爱之心, 遵守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 才可能家庭和睦, 国家繁荣昌盛。如《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以人为本, 采取一系列强国富民措施, 与孔夫子的主张一脉相承。试想, 如果当时夫子这一主张能在鲁以及其他国家广泛推行, 华夏大地将是一种怎样的盛况! 人类进入 21 世纪, 如果人人能克制私欲 (并不是禁欲), 多想别人, 少想自己; 多替别人打算, 少为自己打算, 遵纪守法, 世界将是怎样一种面貌! 但是, 这主张触及当时私有制最根本最深层的根源“私欲”, 制止由私欲膨胀衍生的种种行为, 危及各国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 是思想水平不高的既得利益者无法接受的。这样, 夫子的主张不但在本国无法全面推行, 齐、卫、楚、陈、蔡也都不接纳。夫子怀抱至高至大之宝无人能识, 眼看黎民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可奈何, 进入老年, 不得不长叹: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 钱穆《论语新解》新校本 157 页, 九州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读《论语》和相关资料，了解孔夫子身世、际遇、思想感情，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用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再现这位历史巨人。我想，读者阅读这种艺术形式，也许比花大力气阅读艰深难懂的考证、注疏、辨析文字容易，更容易走近孔夫子。从罗贯中、施耐庵合著的《三国演义》问世至今，在我国文明历史长河中，长篇历史小说已占有重要的一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这是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孔子》的直接原因。

写这样一位旷古未有的人物、推动历史迈向文明的伟大功臣，再现距今如此久远的社会生活，显然力不从心。幸而既是小说，作者即有相当的艺术活动空间，这样，才敢于将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付诸实施。我追求的是逼近这位古圣贤的思想、感情，逼近他的个性，在大事基本真实的前提下，做必要的合理想象和补充，以求达到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而且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是独特的“这一个”。对这一艺术化手段，读者不陌生，无须多说。

希望我小说中的孔老夫子是一位思想高深、胸怀博大、无比睿智却又可亲可敬的老人，他就在我们身边，关爱我们，指导我们成长，是长辈，也是良师益友。如果读者能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2015 年 1 月 23 日



1

孔丘情绪很少这么差，想静下来想想事，还没想出个头绪来，又全乱了。甚至想从头再来，也无从开始。孔丘自信只要认真思考，没有想不明白的事。人过三十，人生过去一半了，如果还糊里糊涂过日子，此生将难以成事。想归想，心里依然乱得一忽儿像雪花漫天飞舞，一忽儿像风沙四起，一忽儿像迷失在陌生的旷野，寻不着归路。

这样的心神不宁，以前有过，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猛烈、绵长。孔丘有弹琴的习惯。高兴的时候，弹一首快乐的曲子；烦闷了，忧伤的曲子会像淙淙泉水那样从琴弦间流出。弹一会儿，心境会敞亮起来。他拿过琴，三拨两弄，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孔丘不但熟悉民间曲调、歌词，更熟悉皇宫乐曲和歌词，这些东西，信手拈来。自己吟哦新词，抒抒胸臆，也颇顺手顺心。还好，“叮咚叮咚”地试过几下琴弦，居然平静了许多，眼前出现小河、岸柳、花草以及悠悠的鸣虫，自己恍若徜徉在明媚的春光里，词配合着曲调有节奏地从心底流出。

茫茫洪荒，
吾王拓之。
四海黎民，
吾王佑之。
秩之序之，
上下弗违……

起始时候，曲调平缓，像在平地上漫步；可是，“秩之序之”一从心底进出，琴弦拨动骤然急促起来，像风暴骤起，满天尘沙，草折木摧。“啪”的一声响，弦断了一根。孔丘意识到这是不祥之兆，脸阴沉下来，起身，把站在一旁的仲由吓得不轻。仲由勤奋，好学，直率，果敢，是孔丘爱徒。不仅跟孔丘学礼乐，还是他的重要帮手。冉耕、曾点、颜无繇等人不在的时候，种菜，经营稻菽，照顾起居、饮食由他操持。仲由愣在那里，孔丘居然视而不见，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厅堂。



离孔丘寓所不远，有个不错的去处。一条小河从花园里曲曲弯弯地流过，沿河柳枝婆娑，还有些不知名的树，长年翠绿，叫不出名的鸟飞来飞去。在一河湾处，有一小亭。岸柳、游鱼，恬静得像一曲小调。这是季氏后花园，居然没人看门，糊里糊涂地走进来了。

孔子到亭前，稍停，登短梯，进亭里。刚坐下，一阵鼓乐声传来。他侧耳细听，一种不协调的情调在美妙异常的韶乐里窜来窜去。这种既不是淫欲的郑声，又不是典雅的宫乐，更不是民间俚曲……孔丘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这种声音才恰如其分。他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感受到的不是厌恶，不是恐惧，而是阵阵阴冷。孔丘紧紧衣带，问侍立一旁的仲由说：“子路，这是什么声音？”

仲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先生，是鼓乐声呀。”

“难道为师还不知道是鼓乐声？”孔丘尽量不让自己在门人跟前发火，说，“为师是问，除了鼓乐声，你还听出什么没有？”

仲由仔细辨别一阵，感觉是杂糅了异样的声音。但他知道，先生要的不是浮浅的回答，却又听不出更深的意思来，只好说：“学生驽钝，没听出什么来，还望先生指点。”

孔丘没有说话。仲由虽然知道先生不会朝他发火，却也不想让先生不高兴，闭嘴了。孔丘起身，走出亭子，仲由悄悄地跟在后面。孔丘寓所离季意如私庙不远，鼓乐声便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孔丘出小花园，走过两条都城内小街，一座不小的宗庙屋顶即隐约可见。

孔丘不喜欢叔孙、孟孙，尤其不喜欢季孙。在孔丘儿时的记忆里，家里来过穿官服的人。这人高大魁梧，母亲颜氏从不讲自己父亲的经历，孔丘想：“父亲可能就是这模样。”有一次他问母亲说：“娘，爹年轻时候一定是个大英雄。”

颜氏盯住孔丘眼睛问：“谁告诉你的？”

孔丘说：“听人说他身材魁梧，力大过人。”

“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就是大英雄？”

孔丘无语，颜氏说：“记住，不要张嘴乱问。”

过了两天，孔丘有问题了，问：“为何不给孩儿起个好听些的名字？丘，小山坳坳，不好。”

颜氏生气了，说：“就你事多，闭嘴！”

孔丘并没记住娘的训斥，转身又问：“怎么孩儿看着这穿官服的老不顺眼？”

母亲瞪眼了，说：“这是你该问的吗？”



后来，孔丘知道那穿官服的人叫季意如，来头比君侯还大。那时，孔丘十一二岁，正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要刨根究底的时候。虽然一句“这是你该问的吗”让他缄口，却无法让自己不再想。后来，孔丘渐渐看出来了，鲁国名义上是姬裯当政，实际上得看季意如脸色。他不知道当年周室为什么要把国家军队、赋税由公族共管，权力分散在公族头人手里，君侯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后来又把鲁国军队、赋税分成四份，孟孙何忌、叔孙婁各占一份，季意如占两份。这样，军赋大部分由这三家所得，公室主要靠民赋过日子。季意如掌握大部分军队、赋税，更没把君侯姬裯放在眼里，弄得君不君臣不臣。有朝一日，必坏社稷。

这是季意如私庙，东阶西阶，高大门脸，厅堂宽阔，金碧辉煌。孔丘不想露脸，只站在僻静处观看。这时，祭礼已毕，季意如带领家臣、眷属立于两旁，观看舞者翩翩起舞，鼓乐声震耳。不必细看也知道，这是从天子到大夫祭祀时候由舞者跳的“万舞”。周有定制，一佾（行）八人，八行，八八六十四位舞者，在宫乐伴奏下起舞，只有天子入太庙祭祀才可以使用这样的大礼。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孔丘想：“季意如用天子祭祀大礼祭祀自己的祖先，难怪鼓乐声里充斥了权欲！”

仲由细想刚才先生问从鼓乐声里听到什么没有，当时心里空空，想不出道理来，而今才有所领悟。其实，季意如专横跋扈，仲由不是没有耳闻，而是打定主意学成即隐逸山野，终身不仕，自然没有在意。仲由见先生神色凝重，没有说话。

孔丘离开季意如宗庙，由西阶走下，走上另一条大些的街道。这条路通往太庙。孔子不知道太庙建于何时，看来是有年头了。四周苍松翠柏，古树掩映下的楼宇，显出它的苍老来。孔丘想：“伯禽伐淮夷、徐戎成功，于周有大功，才有鲁。从鲁开国至今，五百年不到，难道即有亡国之忧？”

孔丘至太庙阶下，鼓乐声断断续续，太庙里冷冷清清。孔丘从西阶登上，至大门前。此时，姬裯带领一班文武重臣面朝神位肃立，舞者只有二人。孔丘生怕被人发现，不敢久停，下阶。他激动得一脸通红，说：“如果这样无理的事都能忍受，天底下还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事呢！”

仲由说：“刚才先生问弟子，从鼓乐声里听出什么没有？当时没有听出来，现在总算明白了。”

孔丘长叹一声：“鲁建国五百年不到，就出现这样的不肖子孙，鲁国危急啦。”



仲由说：“天道循环，有兴有衰，不足为奇。”

孔丘看一眼眼前这位门人，说：“如果这是天命，当然谁也没有办法。”

2

姬裯一脸怒意，回宫刚坐下，又站起来，叫一声：“来人！”

近侍慌忙近前，姬裯叫喊：“叫祭祀官！”

近侍传祭祀官申维进殿，申维跪下，姬裯恶声问：“你身为祭祀官，知罪吗？”

申维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申维让自己平静一下，心想：“我没错，不能死得糊里糊涂。”说：“君侯，小人不知犯了何罪。”

姬裯声音提高一倍，说：“你不知道今天是太庙大祭吗？”

“知道。”申维说，“小人准备了一个多月，祭品、祭礼并无缺失，祭祀顺序也是严格按古制进行的……”

“寡人没问你这个！”

“那君侯想知道什么呢？”

“寡人祭祀，舞者六佾，难道你不知道？”

申维再拜，叩头，说：“知道，君侯。”

姬裯暴跳起来：“为何只有两人？”

“回君侯，小人半月前就告知舞班了。”

“为何不按人数到达？”

“君侯，问问领班便知。”

姬裯命令传领班。领班是个三十岁出头的魁梧男子，在姬裯跟前跪下，浑身瑟缩。申维悄悄跟领班说：“你就照实说，不能做冤死鬼。”

姬裯大声问领班：“今天寡人大祭，知不知道？”

领班说：“舞者被季爷叫过去了，不去要被杖责。小人和小人弟弟没去，正想来请君侯说情去呢……”

姬裯好一阵没有出声，挥挥手，让申维和领班退下。又过一阵，才慢慢站起



来，走出前堂，步入寝宫。姜宛迎住男人，说：“君侯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可不可以说与臣妾听听？”

姬裯不像他爷爷他爹那么能干，他懦弱、优柔寡断，姬裯和大臣们拿不定主意的事，常常由姜宛最后定夺。姜宛有娘家人撑腰，即便主意出错了，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求助娘家。见夫人问，姬裯把事情说了一遍，姜宛眉毛扬起来，说：“他季意如怎么说也不过是个臣子，怎么就可把自己当作天子了，岂不是乱臣贼子？”

姬裯吓得压低声音说：“你轻点好不好？”

姜宛一脸怒意，说：“他季意如都要当天子了，还有你的活路吗？不早除掉他，鲁国必然亡在他手里！”

姬裯紧皱眉头，说：“他的军队占了全国军队的一半，万一打不下来怎么办？”

“不是还有何忌吗？”夫人说，“难道他俩能不听君侯调动？”

何忌虽然与姬裯同宗，听不听调遣实在难说。季意如不也是同宗，为何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姬裯摇摇头，说：“就怕调不动。”

夫人说：“我们的将士呢？”

“我们只有公室护卫，再说，人也远没他的多。”

“那也不能忍。”姜宛说，“季意如大逆不道，如果不趁机除掉，以后我们还能在鲁国待下去吗？”

近侍入报说：“郈大人、臧大人求见。”

姬裯正焦急呢，说：“请他们进来！”

第一个迈步行进的是郈邑宰魴假，跟着是臧邑宰孙赐。成邑属于孟孙何忌，郈邑属于叔孙婼所有，臧邑属于公室，季氏拥有费邑。费邑最大，加上其他的权力，季意如实际上把持了鲁国大权，君侯姬裯不过是个摆设罢了。郈邑宰魴假、臧邑宰孙赐和季意如都有旧怨。听到季意如祭祀宗庙时候跳万舞的是八佾，越过两级，用的是天子祭祀大礼，觉得有收拾这恶人的充分理由了。先是郈邑宰魴假来找臧邑宰孙赐，说了想法，臧邑宰孙赐觉得意如力量大，没胜算把握。郈邑宰魴假坚持说：“那家伙说不定正和家臣饮酒作乐呢，来个出其不意，大事准成。”

臧邑宰孙赐被说动了，但是他说：“这事非同小可，得和姬裯商议。”

这样，他们就一起来了。

姬裯刚让他俩坐下，近侍又报：“季公亥求见。”



季公亥属于姬氏公族，同属于鲁国贵族，无官职。季公亥见郈魋假、臧孙赐在场，踌躇不前，姬裯说：“寡人知道你来有何事。”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季公亥走进，姬裯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有话就说吧。”

郈魋假说：“鲁出过庆父，害死两位国君，陷国家于危难之中；意如比庆父更甚，积怨已深。而今又僭越祭祀大礼，野心再明白不过，若不趁机除掉，鲁离大难不远了。”

臧孙赐想想还是说了他的顾虑：“就怕事不成，反遭杀身大祸。”

郈魋假说：“季意如正得意呢，不会有防备。不过下手要快，千万别漏风声。”

季公亥说：“小人无官职，方便行动，愿暗探消息。探准了，即可下手。”

话到这里，大家都看姬裯，等他说话。姜宛盯住姬裯眼睛，露出的是“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姬裯想想自己即位以来，过的是受气的日子，与其这般窝囊下去，不如抗争一回！他说：“好，这事就交给郈大人、臧大人去办。公亥一有准信，即可行事！”

郈魋假、臧孙赐、季公亥离开，各自悄悄去做准备。

第二天，姬裯想想这样做总是有风险，后悔了，却又不便把郈魋假、臧孙赐、季公亥请进宫，告知改变了主意，落得卿士更瞧不起。想去想来，还是派人去请孔丘。孔丘虽然不是大夫，姬裯为这礼那礼的请教他，也是常事。见孔丘进来，施礼，姬裯起身让座，说：“先生坐，寡人有疑难了，先生可否赐教一二？”

孔丘赶忙下拜，说：“请君侯垂询。”

“请先生平身。”

孔丘起身，姬裯说：“昨天意如家祭，八佾人跳万舞，冒天下大不韪，卿士不满。加上意如平时作为，众人以为他心怀异志，要求寡人斩除。不管怎么说，意如与寡人同宗，又是鲁重臣，寡人实在难以决断。”

孔丘没有转弯，说：“孔丘不才，却也知道国家有国家的规矩，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士就是士，民就是民，顺则国泰民安，逆则祸乱频生，百姓遭殃。”

姬裯沉吟很久，才说：“谢谢先生教诲，寡人明白了。”



3

季意如私宅离姬裯宫廷不远，虽然一样的前厅后寝，一样的左右厢房楼群，却建得富丽堂皇，加上偌大一个楼台亭榭，山水树木花草俱全的后花园，不知详情的还以为是王宫呢。

季意如私祭当天晚上，在宗庙外大摆筵席，宴请孟孙何忌、叔孙婼以及家臣阳虎、申丰、女贾等一千人。意如还不尽兴，第二天又请到私宅来。日头偏西，头天到场的除了孟孙何忌、叔孙婼推说身体不适没来，其余一个不少地先后来，分宾主坐下。意如年轻时英俊、魁梧、大器、端庄，父母背地说他有天子相。不知怎么一来，这话传到他耳朵里，成了他终身抱负。这样的想法季意如没露在脸上，却扎进了心里。一想起这话，眼前就晃着姬裯的影子。一个父亲死了不知悲伤，反倒跟人嘻哈大闹、不谙事的糊涂蛋，却是运气出奇的好，该继位的姬野悲伤过分，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一些大臣反对姬裯继位，意如巴不得成功，却没能如愿，君位还是落到姬裯头上。要说他一门心思想夺到君位，以便作威作福、享乐，可就冤枉了。眼见鲁国一天不如一天，东不如齐，北不如晋，南不如楚，被人瞧不起。想想祖上是威震四方的开国大功臣，而今弱到这步田地，就说不出的窝火，恨不得姬裯快些滚下台。

家祭按天子大祭之礼，安排八佾舞者跳万舞，表面上看他超越地位和资格，他骨子里是要试试姬裯，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意如察言观色，在家臣阳虎脸上发现得意神色，说：“昨天大家累了一天，喝酒没尽兴。今天请大家来，只饮酒，不说政事。”

阳虎站起来，说：“季公早该这样风光了，要是季公当政，用不了多久，鲁荡平天下无疑。”

意如瞪阳虎一眼，厉声训斥：“不要乱说。知道的人说你为鲁国着想，不知道的以为我季意如有异志，罪在不赦！”

季意如没在阳虎跟前透露丝毫图谋不轨的想法。其实，类似阳虎的想法，意如从不少人的眼神里感觉到了，只是没像阳虎这样露骨而已。他必须迅速把这种情绪压下去，免得事不成倒误了性命。



底下气氛顿时变得凝重了，一会儿，意如口气和缓下来，说：“上祖太爷辅佐幼主，一人担当国政七年，千辛万苦，才有鲁国。鲁国有今天不容易，全国上下都要忠于我君主，谁有二心，别怪意如翻脸不认人！”

底下连忙齐声应诺：“记住啦！”

这时，意如脸上才有了笑容，举起杯，说：“你们是意如家臣，话说重一些是爱护你们，千万别把我的好心当恶意。”

有人大声说：“不会的，季公！”

底下齐声应答：“是啊季公！”

意如举起杯，说：“这我就放心啦，举杯举杯！”

大家刚举起杯，忽然有护卫仓皇入报：“大事不好！”

季意如“呼”地站起问：“何事？”

“大队人马……朝……朝这边开……开来，打头的在攻门哩……”护卫急得结结巴巴地说。

满堂主宾面面相觑，阳虎跳起来说：“送上门来不打，等到什么时候！”

意如厉声说：“听差遣，不准胡来！”说着，吩咐报信的护卫说，“紧闭大门，不得逃避；去打探清楚，到底谁有这样大的狗胆，敢朝公族下手！”

护卫第二次奔进来说：“是君侯调来的人马。”

意如大声问：“全是宫里的军士？”

“还有邑兵。”护卫说。

“哪些邑？”

“看不清楚。”

不用再问，季意如心里也明白了。

姬裯居然敢兴兵攻打季氏门庭，意如很感意外。他无暇推究更多的事，眼前最重要的是让人马不战自退。否则，等他调集人马，已成姬裯刀下鬼。季意如想定，吩咐家臣和护卫说：“死守各个大门，我上楼台看看是怎么回事！”

阳虎劝阻说：“不可，暗箭难防！”

季意如说：“借给姬裯一百个胆他也不敢杀害我季意如。”

阳虎还不放心，说：“季公……”

季意如一挥手，说：“怕死的避开！”

季意如登上楼台四处一望，自己也吓着了。墙外到处是火把，照得如同白昼；烟雾腾腾，呛得他连声咳嗽。几处大门都被撞得“嘭嘭”地发出破响，万一



门被攻破，家臣和护卫无法抵挡。季意如想到这里，惊出一身冷汗。他在晃来晃去的火光里寻找，没见着姬嫔的身影，却见到一张圆脸，圆脸上有一双排成一字形的眼，很像瓜横开了两个口。这个邱鲂假是邱邑大夫，曾经是他的斗鸡朋友。

季意如、邱鲂假都专门请养斗鸡师傅训练斗鸡，定时上斗鸡场放鸡打斗。到他俩放鸡打斗的时候，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胜者主人一脸放光，败者蔫头耷脑。有一回，斗着斗着季意如发现自己的斗鸡睁不开眼睛，瞎扑乱啄，输得很惨。季意如养斗鸡也算老手，只以为中了邪。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是对方在鸡身上撒了芥末，翅膀一扑棱，芥末进鸡眼里，难受，没法看清楚对手。

季意如不声张，再次斗鸡的时候，在斗鸡爪上安装了利器，才斗几下，邱鲂假的斗鸡已遍体鳞伤。彼此心照不宣，知道对方在鸡身上做了手脚。本来是小事，却偏往大处想。季意如斗鸡吃亏的时候想：“不服气我大权在握，你那主子不行是吧？偏要世代传下去。”邱鲂假斗鸡吃亏的时候他也说：“高兴不知愁来到，总有一天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里，季意如见到邱鲂假，恨不得立即把他撕成碎片。这时，护卫来报：“季公，北门被攻得紧。”

季意如气得眼睛发红，问：“谁带的人马？”

“臧大人。”

季意如大声命令：“你去告诉大门护卫，要是门被打开，就不要见我了。”

季意如与臧邑大夫孙赐有过节也是为件小事。臧孙赐弟弟臧会说臧孙赐坏话，被臧孙赐知道，躲到季意如处，臧孙赐派人从季意如宅邸将臧会抓回去处置。季意如想，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呢，抓人也不先通报一声？一怒之下，抓了臧孙赐几个家臣，报复一回作罢。但他眼下手里没有兵马，只好舍下臧孙赐，专门对付邱鲂假。季意如心想只要这路人马退了，臧孙赐自然会离开。

季意如朝邱鲂假大声说：“邱大人，事情到这步田地，让季意如见一面君侯，死而无憾。”

邱鲂假说：“你作恶多端，死不抵罪，君侯不会见你。”

季意如说：“意如知道今日必死，邱大人就看在你我同朝共事多年的份上，帮帮忙吧。”

话说得凄凄惨惨，邱鲂假心想季氏就此垮台，满足这小小要求不算什么，说：“好，我派人去禀报，见不见可就是君侯的事了。”



季意如宅邸被姬裯人马围攻，即有人向孟孙何忌禀报。何忌很快猜出这是姬裯在朝季氏下手了。利用臧孙赐和季意如有隙，调动自己所属邑兵。

“三桓”公族拥有重权，君侯形同虚设，群臣早已不满。孟孙何忌试探过孔丘的口气，孔丘毫不避讳地说：“周室虽然有过分权给公族的做法，但并不是大权旁落。而今弄得鲁君不君臣不臣，离大乱不远了。”

孟孙何忌担心会出事，他提醒过季意如，意如说：“正因为大权在我们手里，鲁国才有今天；否则，早被齐国灭了。”

他没法说服季意如。季意如准备用天子大祭礼仪家祭，他又提醒一次，意如说：“就是要做给姬裯看看，他看不下去要么投奔他国，要么把我季意如正法！”

没想到事情来得这样迅速，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孟孙何忌立即派人去请叔孙婼来商议。

叔孙婼也知道了这件事，正要找何忌。见到何忌，叔孙婼说：“事情到底出来了，没想到魋假就为点小事，不经我同意即调动邑兵，这样一来，季氏危在旦夕，救还是不救？”

何忌说：“救，姬裯必然垮台，季意如越发得势，你我逃不掉姬裯的下场；不救，姬裯要除的是三桓，意如垮了，你我早晚也要被除掉。”

两人踌躇好一阵，家臣来报：“季公北边墙门被攻破，季公派来求救的人等着呢。”

何忌想想说：“救了意如，如果他马上掉过头来对付我们俩，我们再联合起来除掉他，至少比马上被姬裯人马灭掉三家强。”

叔孙婼虽然觉得怎么着也是内讧，都是件不光彩的事，却也没有更好办法了。他说：“好，我马上回去调集人马。”

魋假让开半个身子，姬裯即和季意如面对面了。季意如说：“君侯要臣死，臣无话可说，但臣要死个明白。”

姬裯说：“逆贼，你平日贪得无厌，僭越政权、军权；你祭祀宗庙，僭越天



子祭祀大礼，谋反大罪，尽人皆知，你还不知罪吗？”

季意如哈哈大笑，说：“说起来，你这个当君侯的该好好谢我们三家才是。你身为君侯，北边惧晋，东慊齐，南怕楚，没我们三桓，鲁国早亡，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间？而今你有三条路可走，一条逃亡国外，一条贬为庶民，或者处死，你选吧。”

姬裯气得浑身发抖，命令攻城人马：“攻城！”

抡大刀的劈门，楼上箭如飞蝗，姬裯士兵一连倒下好几个。北门被攻破，姬裯人马拥进来，有士兵奔上楼台。季意如护卫慌忙保护季意如逃下，姬裯士兵大声说：“君侯，我们胜了！”

话音没落地，几条道上大队人马拥来，烟雾里火把燃得“噼啪”乱响。跑在前面的武将拖一柄长枪，大声叫喊：“昏君姬裯，你要是不赶快退兵，后悔就来不及啦！”

在季意如宽大的宅邸里混战一场，姬裯的人马寡不敌众，死伤无数，只得夺门而出。季意如在前大厅碰见孟孙何忌，忙问：“外面是你们的人马吧？”

何忌说：“是啊。”

季意如大恸，说：“再生父母。”

“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忌说。

说话间，叔孙婼带领余下人马，也来到跟前，季意如说：“姬裯蛇蝎心肠，一心要除掉季某，差些见不着你们俩啦。”

何忌说：“带人马来攻打的好像是郈魴假。”

叔孙婼说：“是的，就为一点私仇，动用邑兵。”

叔孙婼接着说：“我还看见臧孙赐。”

何忌和叔孙婼的话提醒了季意如，从护卫身上拔出剑，冲出大门寻找郈魴假、臧孙赐。郈魴假、臧孙赐只想趁季意如不备，速战速决，拿下季氏宅邸，要么杀死季意如，要么将其赶出鲁国，没想到正要得手，孟孙何忌、叔孙婼带领人马赶来，真是天不护佑。郈魴假在慌乱中往郈邑逃奔，不料才跑百来步，被季意如堵住去路。季意如大喊一声：“卑鄙小人，认得我吗？”

郈魴假练过骑射，个头、拳脚都不在季意如之下。可到底是败兵之将，胆怯，冷不防让季意如一剑刺来，躲闪不及，插进胸膛，倒在道旁，被仓皇溃逃的士兵从身上踩过。

郈魴假被杀，兵士被打散；臧孙赐聚集残兵败将，连夜赶回臧邑，紧闭城门